

科里尼案件

[德] 费迪南德·封·席拉赫 —— 著

王 竟 —— 译

DER FALL
COLLINI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科里尼案件

〔德〕费迪南德·封·席拉赫 著

王 竟 译

DER FALL
COLLINI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2272

Ferdinand von Schirach

Der Fall Collini

© 2011 Piper Verlag GmbH, München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

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科里尼案件/(德)费迪南德·封·席拉赫著;王竞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418-1

I. ①科… II. ①费… ②王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54981 号

责任编辑 欧阳韬
装帧设计 崔欣晔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3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5.25 插页 3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18-1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或许,我们人生一世,
就是为了做那件必竟之事。

——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1

事后,好像所有人都记得起当时的情景,无论是楼层的侍者,电梯里的两位年长妇女,还是四层走廊上的那对夫妇。他们说,那个男人身型巨大,而且大家都提到一种气味:汗味。

科里尼乘电梯到了四楼。他搜索着房间号码,找到了房号400,“勃兰登堡套间”。他敲了敲门。

“哪位?”出现在门框里的男人八十五岁,但看上去比科里尼想象的要年轻许多。汗水顺着科里尼的后脖颈往下流。

“您好!我是《意大利通讯晚报》的科里尼。”科里尼吐词含糊,心里估算着,对方会不会要求自己出示记者证。

“很高兴认识您。请进吧,咱们还是在房间里进行采访比较方便。”那个男人朝科里尼伸出手。科里尼闪了一下,他不想碰这个人。至少现在还没到碰的时候。

科里尼说：“我出了不少汗。”话一出口他有些生自己的气，怎么把话说得这么奇怪呢。一定没人会这么讲话。

“今天还真是特别闷热，看来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”老人和蔼地回答，尽管他的话不对头。套间里十分清凉，空调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。两人走进房间，米白色的地毯，深色的木质家具，窗户很大，一切都显得昂贵而又中规中矩。从窗户向外望去，科里尼看到了勃兰登堡门，距离近得几乎有些不可思议。

二十分钟后，那个男人死了。四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脑勺，其中一颗子弹在脑浆里转了个圈，又飞出去，连带着撕掉了半边脸。米色的地毯把血吸进去，血迹的深色轮廓慢慢地扩大开来。科里尼把手枪放到桌子上。他站回到倒在地上的男人身边，眼睛盯着那人手背上的老人斑。然后，他用鞋把死者翻了个个儿。突然，科里尼抬起鞋后跟，朝死者的脸踩过去，他看着这个人，又踩了一脚。科里尼变得一发不可收拾，不停地踩下去，血液和脑浆溅到了他的裤腿上，地毯和床架子上也到处都是。后来，法医没有办法计算清楚踩踏的次数，那些颧骨、下巴、鼻梁还有脑壳都被压成了一堆。直到他的鞋后跟掉了下来，科里尼才停住。他坐

到床上,汗从脸颊淌下来。他的脉搏过了很久才恢复正常。一直等到自己的呼吸也变得均匀了,科里尼才站起身,在胸前画了个十字,离开房间,坐电梯下到一层。他走得一瘸一拐,因为一只鞋的后跟掉了,露出来的铁钉刮着酒店大理石的地板。在大堂,他对站在前台后面的年轻女孩说,她应该给警察打电话。那女孩提了好几个问题,做了一堆手势。科里尼只回了一句:“房间号400,那人死了。”就在他边上,大堂里的电子屏上写着:“2001年5月26日,20时,欢乐厅:德意志机械制造工业协会”。

他找到大堂里摆的蓝色沙发,在其中一只坐下。侍者过来问,是否需要点些酒水,科里尼不回答,只是盯着地板。他的鞋印可以从一层大厅的大理石地面追回到电梯间,再延伸到那个套间。科里尼在等着被捕。他花了一生等候这个时刻的来临。他一辈子都恪守缄默。

2

莱能的手机屏幕上显示了一个刑事法院的电话号码，他接起电话自报家门：“我是卡斯帕·莱能律师，负责为紧急事务充当刑事辩护律师。”

“我是曲勒尔，动物园区法院的预审法官。我这儿坐着一位被告，还没有辩护律师。检察院正在办理拘捕令，事因谋杀。您需要多长时间能赶到法院？”

“大约二十五分钟。”

“那好。我让人过四十分钟再把被告带走。您到了法院后，去212室报到。”

卡斯帕·莱能放下电话。和很多年轻律师一样，他在刑事辩护律师协会的紧急服务名单上报了名。一到周末，这些律师每人就分到一部手机，必须时刻准备出勤。警察局、检察院和法官手里都掌握这些电话号码。一旦有人被捕，需要辩护律师，机关的人就可以给这些随时待命的律师

打电话。年轻的律师往往通过这种途径得赢得自己的第一批客户。

莱能刚当了四十二天的律师。考完第二轮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后，他晃了一年，横穿了非洲和欧洲大陆，旅途的大多数时候，他在寄宿学校的老同学家借宿。几天前，他在大门口挂上了“律师卡斯帕·莱能”的牌子。挂牌这事让他觉得有些过于自我张扬，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在选帝侯大街边上的一条小巷子里，有一座小楼，他的律师事务所就设在这楼的后院里，一共两个房间。尽管这座楼没有电梯，客人上下楼走的楼梯间也十分狭窄，可是莱能乐得自己当老板，只需管好自己即可。

此时是个周日的上午，莱能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收拾办公室。到处都放着打开的搬家纸箱子，给客人坐的椅子是在跳蚤市场买的，放文件的铁皮柜子还空空如也。办公桌是他父亲送给他的。

接完法官的电话后，莱能去找他的西装上衣。在一堆书的下面找到了。新买的律师袍挂在窗户把手上，他一把揪下来，塞进了公文包，就跑出门去。接完电话的二十分钟后，莱能站到了预审法官的办公室里。

“您好！我是莱能律师。您刚才给我打电话来着。”莱

能还有些气喘吁吁。

“啊，就是紧急事务值班的那个吧？好，好，我是曲勒尔。”法官站起来，把手伸给莱能。曲法官差不多五十来岁，灰白相间的西装上衣，戴着花镜，看上去很和善，也许还有些心不在焉。不过这是假象。

“科里尼谋杀案。您想跟当事人谈谈吗？我们反正还要等检察官来。高级检察长雷莫斯，他是检察院的一个头儿，等会儿会亲自过来，虽然咱们现在是周末……不管怎么说，可能也就是例行公事吧。您看您，您想不想跟当事人聊聊？”

“我愿意意见见他。”莱能说。有那么一会儿，莱能在想，这宗谋杀案有什么重要之处，会值得检察长雷莫斯亲自过来呢？但是，当狱警打开了一扇门后，莱能就忘掉了这个想法。门后紧连着一条窄而陡的石阶，通到楼下。犯人们就是通过这条石阶从关押室被带进法官的办公室的。关押室的第一级台阶上，在半明半暗中站着一个人型巨大的男人，他靠着石灰墙，脑袋几乎把室内唯一的一盏灯全给遮住了。他的双手戴着手铐，被铐在背后。

狱警侧身让莱能走过去，在他身后锁上了门。莱能现在和这个人独处一室了。“您好！我叫莱能，是律师。”小

屋小得都不够转个身，莱能感觉到这个男人离自己无比之近。

“我是法布里乔·科里尼。”这人只扫了莱能一眼，说：“我不需要律师。”

“您需要律师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您必须委托一位辩护律师为您出面辩护。”

“我不想为自己进行辩护。”科里尼说。就连他的脸都是巨型的。宽下巴，嘴唇只是一条线，额头往前突出。“我杀了那个人。”

“您已经跟警察做口供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您现在也应该保持沉默。等我了解了记录以后，咱们再聊。”

“我什么也不想说。”科里尼的声音听起来低沉而有些陌生。

“您是意大利人？”

“对。可我在德国已经生活三十五年了。”

“要我通知您的家人吗？”

科里尼也不看他一眼，只是说：“我没有家人。”

“朋友呢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那咱们现在就开始。”

莱能敲了敲门，狱警重新开了门。审理间里，高级检察长雷莫斯已经坐在桌边了。莱能简短地做了自我介绍。法官从摆在眼前的一大堆文件中抽出一份卷宗。在一道不高的铁栅栏后面，科里尼在一条木板凳上坐下来，狱警站到他的身边。

曲勒尔对狱警说：“请把被告的手铐摘下来。”狱警打开手铐，科里尼揉了揉自己的手腕子。莱能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手。

“您好，我的名字叫曲勒尔，今天是负责您案子的预审法官。”他指了指检察官，“这位是高级检察长雷莫斯先生，您的辩护律师您已经认识了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，语调变得公事公办起来，用没有任何语气的声音宣布：“法布里乔·科里尼，您今天坐在这里，是因为检察院提交了对您实行拘捕的拘捕令，案由为谋杀。我们开这个会，是由我来做出决定，是否批准这个逮捕令。我说的德语您都能听懂吗？”

科里尼点点头。

“请报上您的全名。”

“法布里乔·玛利亚·科里尼。”

“您的出生日期和地点？”

“1934年3月26日在格努阿附近的坎波莫罗内。”

“国籍？”

“意大利。”

“您的居住登记地？”

“碧岭根市鸽子大街19号。”

“您的职业？”

“机械师。我在戴姆勒工作了三十四年，最后的级别是高级技师。两年前退的休。”

“谢谢。”曲勒尔把拘捕令顺着桌面推到莱能眼前，这是两页红颜色的纸，还没有签字。拘捕令上的信息取自于警察局刑侦科提供的报告。法官现在逐字宣读拘捕令。在阿德隆酒店的套间400号内，法布里乔·科里尼跟让·巴蒂斯特·迈耶见了面，朝迈耶的后脑勺开了四枪，杀死了他。到此时科里尼还没有做口供，尽管如此，射击用的手枪上的指纹，科里尼衣服上和鞋子上溅到的血迹，他手上的子弹残留物，以及证人提供的证词，一一都证明了他射杀迈耶的事实。

“科里尼先生，您听懂了对您的指控吗？”

“听懂了。”

“根据法律,您有权保持沉默。如果您选择沉默,这丝毫不会成为对您不利的因素。您现在可以提出举证的申请,比如要求得到证人的姓名。您也可以随时向一位律师进行咨询。”

“我什么也不想说。”

莱能忍不住总是要打量科里尼的大手。

曲勒尔把身子转向他的书记员。“请您做如下记录:被告不愿表态。”他又对莱能说:“辩护律师先生,您想为被告做什么解释吗?”

“不。”莱能答道。他知道,目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

曲勒尔法官把他的转椅转向科里尼:“科里尼先生,刚才我向您宣读了拘捕令,现在我批准拘捕令的签发。您可以针对我的决定提出申诉,或者申请对拘捕令进行审查。请就此跟您的律师商量一下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在拘捕令上签了字。然后,他抬头快速看了一眼雷莫斯和莱能。“二位还有什么申请要提吗?”

雷莫斯摇摇头,开始收拾他的东西。

“有。我要申请审阅案件档案。”莱能说。

“记下来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?”

“我还要申请拘捕令审查的口头审理。”

“也记下来了。”

“还有，我申请被定为被告的辩护人。”

“现在就申请？那好吧。检察院对此有反对意见吗？”
曲勒尔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雷莫斯回答。

“那么，我现在宣布以下决议：律师莱能被正式定为被告法布里乔·科里尼的辩护人。这下全了吗？”

莱能点点头。书记员从打印机里抽出一页纸递给了曲勒尔。他飞快地扫了一遍，把纸递给莱能。“这是今天会议的纪要。您的当事人需要在这上面签字。”

莱能站起身来，读了一遍纪要，把它放在被告席前拧在铁栅栏上的书写板上。圆珠笔由一根细绳拴着系在木板上。科里尼扯断了绳子，结结巴巴地道了声歉，在纸上签了字。莱能把纪要还给了法官。

“可以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狱警先生，请您把科里尼先生带走。各位，再见。”法官说道。狱警给科里尼的手腕重新戴上手铐，带他离开了法官的审理间。莱能和雷莫斯站起身来。

“对了，莱能先生，”曲勒尔说，“请您留一下。”

走到门口的莱能转回身。雷莫斯离开了房间。

“我不想当着您的当事人的面问您这件事：您当律师多久了？”

“大约一个月。”

“今天是您参加的首次宣布拘捕令签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嗯，那我就不怪罪您了。但是，麻烦您行行好，仔细看看这间屋子。屋里有前来旁听的观众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看对了：这间屋子里现在没有、以前没有、以后也不会有任何旁听的观众。无论是宣布拘捕令签发，还是对拘捕令进行审查，都是不对外公开的。对这一点您是了解的，还是不知道？”

“这……我知道……”

“那您为什么还要在我的审理间里披上这件律师袍呢？真是见鬼了！”

有那么一秒钟，法官好像很享受莱能的不安。“好了，下不为例。祝您辩护顺利！”他从文件堆中取出另一份卷宗。

“再见。”莱能诺诺道，法官没有搭理他。

雷莫斯站在门外等他。“莱能先生，下周二您可以到

检察院来领这个案子的档案文件。”

“谢谢您。”

“您是不是在我们那里做过见习律师啊？”

“是的，两年前做过。我刚刚拿到了开业资质。”

“我还记得，”雷莫斯说，“祝贺您，一开业就上手一桩谋杀案。不过看起来辩护成功的希望不大……但无论如何得先开个张嘛。”

雷莫斯道了别，从旁边的一条侧廊走了。莱能沿着走廊慢慢朝出口方向走。他很高兴终于能一个人待着了。他仔细打量着法院大门上的装饰物，浮雕是石膏做成的：一只白色的鹈鹕缩着身体，掰开乳房，为的是让小鹈鹕饮到自己的血。莱能在一只条凳上坐下来，重新读了一遍逮捕令，然后给自己点上一根香烟，伸了伸腿。

他从来的梦想就是当刑事辩护律师。他的见习期是在一家大型商业律师事务所完成的。学业考试结束不到一周，他就收到了四份面试的邀请函。他哪家都没有去。他不想进入这八百家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一家。那些事务所里的年轻人，外表看上去跟银行家别无二致，人人怀里揣着一流的毕业证书，买了他们其实开不起的车，谁在一周结束前能给客户开小时数最高的账单，谁就是本周的赢家。这些